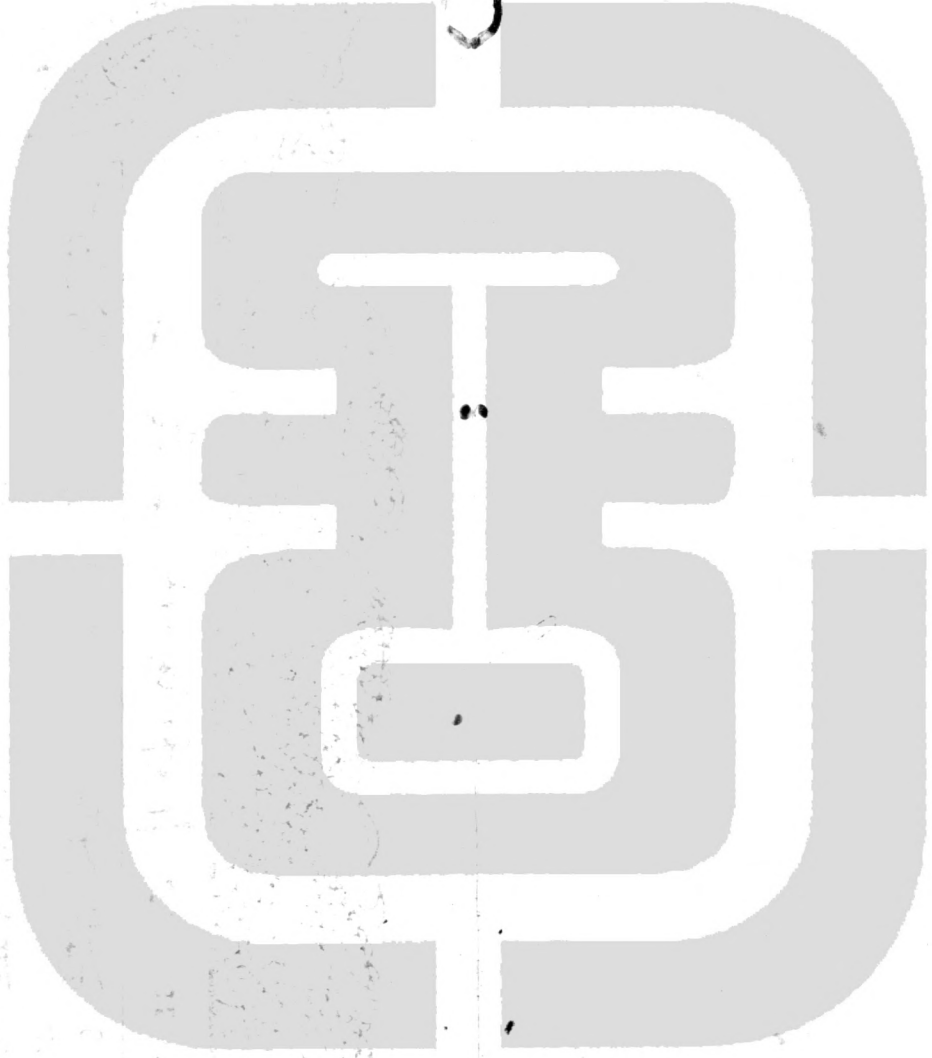


續高僧傳

卷六

四百六十六
內六

5-1306



續高僧傳卷第六

唐釋 道宣撰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二十八

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傳一

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二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巒傳三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傳四

梁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五

魏洛陽釋道辯傳六 曇永 云名

魏恒州報德寺釋道登傳七

梁揚都莊嚴寺釋僧密傳八

梁揚都湘宮寺釋曇准傳九 智深



梁楊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慧安

梁楊都龍光寺釋僧喬傳十一 僧整 寶淵 慧濟 慧紹

梁楊都彭城寺釋慧開傳十二 曇雋

梁楊都建初寺釋明徹傳十三

梁餘杭西寺釋法開傳十四

梁楊都瓦官寺釋道宗傳十五 法啟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十六 僧建 慧聰 道寂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淵傳十七 法文 法度 法護 道興

梁楊都治城寺釋僧詢傳十八 道遂 道標

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
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
而簡靜寡慾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
臨苗縣建安寺沙門惠通通素無業術立行
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內
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爲辭
嘗寓坐有胡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
斯人若不爲五衆之傑則爲八州刺史兼叙
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兼明數論
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座
紛綸飛伏雍容模楷故早爲皂白挹其高軌
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

槃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
叅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筭每稱之曰
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
朱許又工占相自齊曆告終梁祚伊始超現
病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間聲馳日下尋有
別勅乃授僧正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緇
侶咸稟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
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風則帝
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諮質鋒
起懸辯若流又經聚徒都治講菩提心義論
談之暇夜分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
既而言曰當率集同緣共來資受不言姓字

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倏然滿坐容貌瓌異
莫有此識者竟席便散其感迹徵異爲若此
也加以性好山水亟異幽尋而翼從之聲聞
于數里山人怪視唯見超身麕獵之徒莫不
自息天監年中帝請爲家僧禮問殊積初戒
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
御寓掇採群經圓壇更造文義斯構事類因
果於此載明有詔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禮
如法勤修上復齋居空室夢其勤行戒品面
申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禮好靜篤學
從之遊處未覲愠喜之儀加以形過八尺腰
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譽顯帝又請於慧輪

殿講淨名經上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園接連
南澗因構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籠
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構青山以栖羽族列
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交橫入出又羅
列童侍雅勝王侯剖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
二十餘年晚以凌谷寺遷世相難恃因自解
免閑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
於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赴凡厥喪事出皆
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爲立碑湘東王繹陳
郡謝幾卿各爲製文俱鑿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陳烏場人也祖世蟬
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

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誕載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爲靈粲。故風鑒貞簡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惟聚沙爲佛塔壘。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爲患。乃捨己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桑爲業。常懷悲惻。由是衣服縑繡。季父喜畋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

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
汗流旦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各約復至常
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
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
而宿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教
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

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剡徧禮塔廟肆
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
達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
辭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
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摠持為特進顏延年
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

勤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云云盡心喪之禮
服闋之後却粒巖栖餌以松朮蠲疾延華深
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德雅相
歎屬時有釋智秀曇纖慧次等並名重當鋒
同集王坐約既後至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
敬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爲釋門
領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爲貴勝所崇
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爲剡令欽服道
素側席加禮於鍾山當次宋舊館造草堂寺亦
号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山椒䟽壤幽岫
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
終焉之託顒歎曰山茨約至清虛滿出齊太

辛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儉佐命一期
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弘法教淵嘗請講淨
名勝曼儉亦請開法華大品淵遇疾晝寢見
胡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
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事中
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爲
禮或問此乃君族下頒何乃恭耶瑜曰菩薩
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敬致而已時人未
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且約孝通冥感
思歸遄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孺慕嬰號
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慈道後還都又住
草堂少傅沈約隆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郡

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馴
階常入金華山採桔或停赤松澗遊止時逢
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思故略其事有道士
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弊乃要大治
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
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二
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
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尔災怪永絕及沈
侯罷郡相攜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禮敬
弥隆文章往復相繼晷漏以沈詞藻之盛秀
出當時臨官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來嘗
以朱門蓬戶爲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道昔

為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今僕之省檀越為之
當復入地矣天監元年沈為尚書僕射啓勅
請入省住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
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滅度
詞旨悽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契未然皆此類
也既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蘊匱曾襟陶
鑿懷抱顯說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瘡益
群品皇帝斷彫反樸信無為道發善提心構
重雲殿以戒業精微功德淵廣既為万善之
本實亦衆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長若須弥
群山之最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
茲而立帝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畢舉

儀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爲道資。人
弘理無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且帝皇師
臣大聖。師友邃古以來。斯道無墜。農軒周孔
憲章仁義。況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之表。
以約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闡黎之尊屬。
當智者之号。逡巡退讓。情在固執。懇懃勸請。
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勅引見。事協心期。
道存目擊。自介去來。禁省禮供。優給至十八
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
乃幸等覺殿。降彫玉輦。屈万乘之尊。申在三
之敬。暫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盡誠
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

同慶自是入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禮然後就
坐皇儲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
弟子著錄者凡四万八千人嘗授戒時有一
軋鵲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
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斤不去勅乃聽上
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
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後數日二鳥無
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寺以綿罽席
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圍遶
爲衆說法以事而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
目連之神登兜率至人行止孰能議之而愛
悅閑靜祥萃虛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故使

麕麀群於兕虎鳧鶩狎於鷹鷗飛走騰伏自
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後靜
居閑室忽有野媪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
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
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
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疏
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
息出入樹間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
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号爲本生焉
大同二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縉
雲舊壤傳芳圖謀山川靈異擅奇亟夏福地
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餌松朮三十餘年布

艾爲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標望當時乃以
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輦駕當
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
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
我夢四部大衆幡花羅列空中迎我陵雲而
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參疾
荅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
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念慧勿
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
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僚宰輟聽覽者二
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
殞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

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龍抑其
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
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使牽從
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
一雙繞墳鳴啖聲甚哀婉葬後三日欻然永
逝下勅豎碑墓左詔王筠爲文

釋曇鸞或爲巒末詳其氏鴈門人也家近五臺
山神迹靈怪逸于民聽時未志學便往尋焉
備覲遺蹤心神歡悅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
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弥所窮研讀大集經
恨其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過
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行至汾州

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霄忽見天門洞
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愈
欲繼前作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
草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心願
所指修習斯法果剋既已方崇佛教不亦善
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術所歸廣博弘贍海

內宗重遂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
通名云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疑
爲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
覘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於
殿隅却坐繩牀衣以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
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座几

拂正在殿中傍無餘座徑往昇之豎佛性義
二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叙有疑
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復因曰今日向
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
二十餘門一無錯誤帝極嘆訝曰此千迷道
從來舊侍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
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禮接問所由來鸞曰
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隱居求
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
往造之鸞尋致書通問陶乃荅曰去月耳聞
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真應
來儀正尔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

聆警錫也。及屆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為起廟，須臾神即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恬然安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為江神，更起靈廟。因即辭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薩，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

迴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
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鸞尋頂受所賣仙方並
火燒之自行化他郡流靡弘廣魏主重之号爲
神變焉下勅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
北山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業
今号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因疾卒于
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幡花幢
蓋高映院宇香氣蓬勃音聲繁闐預登寺者
並同矚之以事上聞勅乃葬于汾西秦陵文
谷營建塼塔并爲立碑今並存焉然鸞神宇
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事會調心練
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用爲方軌因出調氣

論又著作王邵隨文注之又撰禮淨土十二
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
世仍自号為有魏玄簡大士云

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亂居于
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慾沉毅少言童
幼早孤依兄而長悌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
馱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旻公講釋
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吾
沐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
淺為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
遂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
善寺採得李子數斛搗欲噉之先得枝葉覺

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介藏公
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便迴聽焉旣
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一帔又屬嚴冬便撤
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
獨見之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爲本有用鹿細
而折心時以爲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
鎮庸蜀聞彼多衆義學必須碩解弘望方可
開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
有僧韶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
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導
如川流嘗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坐房中感
見一神青衣恰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

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
結昔在揚都苦氣疾綴慮恒動及至蜀講衆
病皆除識者以爲寺神之所護矣于時成都
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敞玄門而韶
聽徒濟濟莫斯爲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
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
之如有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
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今獎物其勤至
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
門寶豕保該智空等並後進峯岫叅預撰集
勒卷旣成王賜錢十萬即於龍淵寺分贍學
徒頻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貴

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策杖戴笠履芒屨而
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珍羞後遇時患藥雜
豬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
者仰觀顏色怡悅禮誦不替當似微恙乃告
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
自強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
俗憑爲莊嚴便洗浴剃髮剪爪禮拜漱口坐
于龍淵寺摩訶堂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
四即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
豐者因病氣絕而心上煜五日方醒云被攝
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韶法師須臾便至王
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畫文書作大政

之字韶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
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
豐惟識和慈二禪師幡花列道騰飛而去又
當終之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及後醒云送
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
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塵尾几案蓮
華滿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
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
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
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
撰名僧頗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

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
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
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
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
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
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
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
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
傳之實爲龜鏡文義明約卽世崇重後不知
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表十卷文
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納擎錫

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踈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割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住北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号大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讀知，僞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通釋典，筆置聽架。鳥遂銜飛，見此異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隱士儀式名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徙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遙禮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有信力
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
涅槃法花勝鬘後從僧淵學究成論年造知
命譽動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
法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
百數何世無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
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勸行矣如慧遠拂
衣廬阜曇諦絕迹昆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
閑斯並自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
巢許縱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使人
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化爲物津梁
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亦隨行及到洛陽君

臣僧尼莫不賓禮魏主邀登昆季策授榮爵
以其本姓不華改芮爲耐講說之盛四時不
輟未趣恒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仍山舍
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
即魏景明年也

釋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便從翦
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十六學友如林
更相開導有聞鄉黨將欲廣聞視聽師弗之
許也因介潛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
年中聲華負海泰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器
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敬異深沉
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同居衆內未有測

其量者時人以方法汰頗謂確言累居南面
徒衆甚盛無經不講專以成實繕竒負氣高
論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讒構
於竟陵王密不叙濁清任其盡罪乃啓擯淮
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相仍講化天監四年
卒于江北春秋七十三矣

釋曇准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寺出家
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衆有弗及處靜
味道無風塵之志善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
居遊思不交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
興講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席談
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次公歎曰此北道人

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恢廓雅有器度至
於言論深有情致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
晃厚相欽禮廬江何默彭城劉繪並到房接
足申其戒誥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餘人
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時寺復有
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論有功天子王侯多
所賓接性好直言無所推屑每商略獫狁物
不有平由是坎壈弘宣阻少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之六世
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
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
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

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
後超曰斯之言悟非吾師也見旻解冠一方
海內諮仰輟寢忘味以夜係晝但性褊躁銳
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髀歎曰爲尔漠漠
生肇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彌復
勇銳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疚
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
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
至有頃洞徹終日熙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
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
觀名架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
若復爲賓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機臨敵無

不應躡同寺僧道賁年齒小大亦微向學方
而性多怠墮未能克己橫相陵罵超亦盱衡
嘯傲未之數也他日賁曰我之與卿誰相優
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臆之量未論
先後時爲直言自超處獨房屏絕賓伴內外
墳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
蟋蟀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蟲鳴聒耳
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荅曰時聞此
聲足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
爲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
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甚有
精理年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楊

輦同哀

釋僧旻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轉捷則撫掌累歎思與偕也。隆昌之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淵慧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饘粥糊口茹菜充飢而未嘗以貧寒變節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奧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攜並得成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理鉤深致遠

善能辭校謙而未講莫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整公精勤經論博綜有序同其業者重其情懷淵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亟違禮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紹公情性知理篤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妨礙不患不成美器自喬學之成也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監初卒生本住湘州學明經數頻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之風規而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

隸整住襄陽末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禹人
未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有廣被焉並
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表氏吳郡海鹽人初出家爲宣武
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及成實論建武
之中遊學上京住道林寺歷聽截旻二公經
論後移住彭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
謔博弈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關無對辯人間
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攻名教處
衆演散咸慶新聞及至解名析理應變無窮
雖逢勅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
人影赴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諲

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覲遺還
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
處屢空餉錢一万即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
性虛蕩不畜資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踈率
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浣濯同旅有
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
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九同寺
有曇雋者以遊學顯名通貫衆經兼勤禮誦
風素一槩寒暑弥盛侍中王慈昆季司徒長
吏江革友于並與之朋遊焉

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唐人六歲喪父仍願出
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從心自斷每見

勝事未曾不留心諦視遇客讀釋道安傳云
聞安少孤爲外兄所養便歔歔嗚咽良久乃
止他日借傳究尋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膝歎
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介乎自是專務道學
功不棄日常與同學數輩住師後房房本朽
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
支持衆人皆走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
嘆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
伏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
祐三吳講律中塗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
莫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
寺自謂律爲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

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
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旻法師標正經
論妙會機神覃思通微易鈎深奧乃從其成
業齊太傅蕭穎曹深相欽屬及領荊州攜遊七
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旣是
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先
來英舊人各厝情謬當今日望此玄宗遠無
駉騁深懷愧惻則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薨
贈別塵尾軟几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
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析
請常爲覆述究博深文洞明奧旨盤根交結
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徵屈重疊乍經乍論四

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
長名進于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
明万緒條章富博欲撮聚簡要以類相從天
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撰
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奧密皇儲賞接特
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輩
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將
成忽遘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親
自怡色温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救退而流涕
中使叅候晨宵不絕徹自惟將卒奉啓告辭
皇心載軫於万壽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絕
以呈徹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寄遠

明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復遺
恠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徹本出東荒賤
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契闊少年綢繆
玄覺雖未能體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
昌時遂親奉御筵提攜法席且仁且訓備沐
恩獎恒願舒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報窮便
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特願陛下永劫
永住益蔭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天垂海
外同爲淨土勝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奉
值之慶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冀奉覲惟
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夢雖欲
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誠謹遣表以聞

勅荅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
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
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不
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
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
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懣不復多
云帝因於寺爲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
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即普通三年
十二月七日也窆于定林寺之舊墓勅給東
園秘器凶事所資隨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
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住北倉

寺爲曇貞弟子貞清素澄嚴殊有解行開少聰
敏家業貧窶身服不充食噉麕澀同學僧流
曇誕家有盈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
年勞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恃
自優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然遂負裘西遊住
禪岡寺仍從柔次二公學成實論衣不蔽形
食趣支命而不避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
旣優精解無礙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躁
銳無悶剝敵揖而不攻有時竊發潛登以掩
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顯名吏部尚
書瑯琊王峻永嘉太守吳興丘墟皆揖敬推
賞願求勗誠後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駕

之者望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于死開因介
講筵相接道俗歎服沙門智藏後遊禹穴講
化成論開往觀之鯁難累日賓僚食悅藏曰
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開曰
釋迦說法多寶涌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
何耶藏有慚色以普通四年春秋六十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離俗住
瓦官寺情性真直不務馳覓耳不妄屬口不
誑言修身潔已動靜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
師終日寢處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
衣裳麁弊飲食踈儉遭值年飢入里不給南
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不息年五

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敞任延賢寺少研經
數長多講說齊末歲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
不覺貪積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全楚弘宣
有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莞人九歲出家雋
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之居廣德寺爲
沙門道記弟子年十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
隨迷造問記謂曰後來揔持者其在乎及
至年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備講之業卓學
標竒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齊名時人
目建爲文句無前目貞爲入微獨步貞乃與
建爲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覲

施造像千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
王元悅並折腰頂禮諮奉戒訓會魏德衰陵
女人居上毀論日興猜忌逾積嫉德過常難
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朝禮義之國又有
菩薩應行風教宣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
六十朝聞夕死吾無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
先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爲追
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僧建清河
人沙彌之時慧俊出類及長成人好談名理
與慧聰道寂法貞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攜窮
研數論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衆恒溢
千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筵談賞以繼晷

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陽王元
邕亟相延請累宵言散用祛鄙恡或清晨嘉
會一無逮者輒云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
渴者遙服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
何園寺武帝好論義旨勅集學僧於樂受殿
以次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業有逾於前慧
聰立心閑豫解行遠聞道寂博習多通雅傳
師業並終于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
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爲弘通之
主州鄉術淺不愜憑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
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

頗染神旻曰此君在性雋警智慮過人但恨迴
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
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
淵酷好蒲撲使酒挾氣終日狼忙無所推下
旻累諫曉喻返以爲讎因介改塗復從智藏
採孺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篤勵辛勤有
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事我何能久侍
人乃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麓有
意西歸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
不得作文章今卿白麓未來判無講理淵曰
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帙西反還住舊
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

數百自重名行少賓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
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也
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爲物所讓以
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介
出郭於路以刃自刎時年六十一矣即普通
七年也彭門介前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興
等並以廣學達名文貞廉能尚雅有風彩度
通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敦信不交世務
興秉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學
宗爲諸雄辯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年始
入禮嘗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復了無漏

失賓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墜者其在尔乎
父奉伯篤信大法知其聰雋可期神幽冥長
堪濟愛海年十二勅令出家爲奉誠寺僧辯律
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冰嚴好仁履信精進
勇勵常講十誦詢後住治城寺持操高尚勤
辛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稟經論散帶伽藍
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不忘經目
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人嘉其清辯自
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悉爲注記雖無大才
而弥綸深極同學門友莫不傳寫以天監十
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標同
海陵人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

釋慧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七
歲出家住檀溪寺爲慧景弟子景清恒平簡
雅有器局普通之初摠州僧正以節儉聞之
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趣合度事景一年
以衆大誼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
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授學通三玄齊永
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
授西至樊鄧超因憑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
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
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
知義鏡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忝也師及亡
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

美噐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備通諸部名動京
邑後從慧集餐聽毗尼纔得數遍集乃歎曰
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
懷之武帝勅還爲壽光學士又勅與正觀寺
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爲十
卷而晦德進人不專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

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群賢博論未
曾不預辯通塞及至抗擊前敵知理將窮而必
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躡而默然斯亦稟識同安
不安而超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
樸無資蓄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蕃
要請相攜於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

後吳平侯蕭昂遊夏口復屈俱行法筵又鋪
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趣二百餘僧四
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年五十有二

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無目。其母
哀其不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以爲窮乏之計。
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
後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攜玉赴會。一聞欣
領。曰。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聞
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將赴講。無
問風雨艱關。必期相續。玉包略詞旨。氣懾當
鋒。年將壯。室振名海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
廬於墓側。哀毀過禮。茹菜奉齋。伏凶持操。五

年野宿鄉黨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覽
卷便講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歸焉齊天
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講席海內髦彥咸聚
天平於時義學星羅跨轡相架玉獨標稱首
登座談叙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耆
年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罇而
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聞聲即憶其
名義斯揔持之功莫與尚也常徒學士幾百
千人耳對行往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弥隆餘
哲生來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玉必
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佛國莊
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諸佛淨土豈限

方隅人並西奔一無東慕用此執心難成迴
向便願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乂留身
無疹瘵便行後授諸弟子衣服几杖塵尾如
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悟之也並共
驚之玉曰願與運同世非可樂汝等助念蓮
華佛今我得至彼岸也布薩之後便卧疾於
鄴城北王家神氣無昧聲相如常動京大德
並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來異
香纏遶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如讚唄之響
清亮宛然當尔之時足漸向冷口猶誦念少
時而卒卒後十日香氣乃絕大衆哀仰如臨
雙樹王氏昆季俱制衰經與諸門人收其屍

而葬焉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權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嗟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勅興善殿義集登即銳辯如流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禮帝制勝鬘義跡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恧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題之中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朞月道風颺舉恂恂七衆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

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鍼盲起廢，怡然從政。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然，家貧親老，珍養或闕，後名德既立，供嚬腴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比面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善道，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

音搖松木下直律蠲俱玄反山茨下在岫音

山豁然活上反兄造速也孺而注反嬰號上盈反

高孩也下哭也戶馴音斤尺音浹旬子怙反十日日浹弭

息反安也暑漏影也俱水反日莅臨也褚反丑呂

也蘊價求上紆粉反也陶瑩下紆斷彫

卓音襍音農軒神許言反謂協合也胡怙反袞

服上章古本反繡畫龍皇儲副音除王姬下居

籙反力欲宛頸反上紆阮反項居領綿罽反下居例

也華胥徐下息反麇麇上並居倫反下音兕虎上姊詞

野牛鳧鷺水二音扶木狎胡甲反鷹鷗上於陵

然反禽也皆俊翡翠上扶未反鳥名恬愉上徒

羊朱反安也下輟止知也劣反鳴啖帝下琴筠音勻

汾川上音焚出太山也水墟起虛反重復下音疾

瘡字同愈危脆不堅也虜音魯胡覘丑廉反

重沓下唐反食言或作蝕虛言無信也書蓬

勃下蒲沒反正作焯音燭嗜慾上音視

沉毅下魚既反閭閻上音驢綽昌約繼

仰謂觀其道鑽堅仰高撮手七活反

踵下之勇反謂綴知衛僖僧上助庚反楚恰

服上苦合反狀如缺四角也敞昌兩彘土亂

該古哀芒屨上音亡履下音脚漱口瘦上音

塵尾拂也刪所間抗跡反上苦浪削約思

反勵然上音蹈盜音遁徒困反徙斯綺反挾策

下楚責反研綜下子宋反窮也廬阜下音

也巢許上助交反也輟反知劣嬰當也盈反汰太音

確也口角反堅結反時扇相讒反下助銜也亮反力向恢

廓上郭反苦回反大下苦晃反胡廣繒反自陵獫狁音險

允北也躁銃上則到反打髀反蒲米肇音趙疚心

救音勤劬下音解析反先擊躡反尼輒賁反彼義

盱衡反許于目高視也嘯嗷出聲也下吾高

反年臘下郎賓僚反下郎塵埃哀下音蟋蟀思

吉反下所律忤觸音悟暇閑也探玄含反捷葉才

反秋蟲也偕音皆禦寒上音單蔣水下音將菰以

為藉體夜才饘粥上之然反糊口胡音茹菜

上而奧粹下私遂反深讎校二音教諛音詭許

反戲博弈日音亦圍也碁娛樂音愚訥言澁也勅

敵上巨京反 嘯遺上初近反 餉詩尚 寒餒下

每反徒的 賁財上斯反 塵滓史下側反 洗濯下音濁 澣反玄伴

也絮綿慮反 燥蘇老 雋俊 一槩下古 歔歔反音上

虛下許既反 嗚咽下於結反 歌斜去上

反奇 憲章上音 獻也 覃思上徒南反 延鈎深上反古

穎余領 薨兄弘反 皇儲下音除 優洽下

夾反也 溝疾上古候 荆鄴京葉二音 樞揆上昌

下衛 寄道下音換 綢繆上直幽反 無崖下魚

一音宜 稚幼直利反 貧窶下其主反 讚唄下音

負裘下同 袂捐捐入二同伊 墀音遲 鯁加猛 卓犖下

角反也 懌音亦 猜忌上七 閨中上音浪

名愜心苦伏也 琰以檢 酷好下苦篤反 挾反胡怙

狼忙上音郎忽遽音郎下簾音鹿強悍下音汗不弭

下米介自勿下武粉反匱餒上求位反貧

反也反上乃每氣懾下之涉反海岱下音服

關下音缺鬣彥上音毛下魚箭反跨上音頌

下音曆也煥然上音疥癩上音下鄴城音上

業暮月上居其風舉上必苗恂恂息旬反迄

許訖反鍼盲上針腴盲逾上音



